

# 你再也不会接我电话

林明杰

2017年11月4日近午,我刚起床漱洗,朋友来电,声音低沉地说:“元亮走了。”

“什么?你说什么?”我明明听清楚了,但还是一遍一遍地问。就像12年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听说陈逸飞走了,我也劈头斥之“瞎讲,我前两天刚跟他通过电话”,但他是真的走了。

陈逸飞走时将近60岁。施元亮走了,他才56岁。

我不太记日子,记不得认识施元亮多少年了,但总也很久了。那年,是书法家周家盛说要介绍个非常好的篆刻家给我,那就是施元亮。初见他,英俊,隐隐的落腮胡子,有古风;眼睛总是笑咪咪的,有画坛老先生的那种温和。

他先后跟过两位老师,一是陈巨来,一是方去疾。篆刻界的人都明白,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机缘,多么可以卖弄的资本。但他很少说。方去疾晚年长期病卧,他一直定期去看望照顾。和老师的家人相

我是老听客,听书总有50多年了。

大概四五岁时,我就被我喜爱听书的舅舅和父亲常带进茶馆、书场,他们听书喝茶,我在边上,吃花生嗑瓜子才是最主要的,当然,偶尔也会被那台上说书先生的精彩说表和形象表演吸引过去。“文革”中,在一次又一次收听机中听吴君玉歌颂内燃机车工人短篇评话《铁马飞奔》的同时,也被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中篇弹词《李双双》迷住了。直至1976年中学毕业到1977年5月插队落户这期间,我彻底成了听书迷。

## 我是老听客

周平

我这么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怎么就会如此痴迷评弹呢!其实,只要知道我爷娘的这个故事,保证就会理解。那是我九十岁光景吧。那年夏秋时节,爷娘难得进城去书场听刚开说的中篇弹词《血防线上》,也带我去玩玩,晚上就住金陵东路路头一亲戚空着的屋子里。可是他们手中只有两张票,怎么办?怕我待在那屋里寂寞,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扔我独自到外滩观光平台看大轮船和夜景。上世纪70年代外滩的那道防汛墙就已是“情侣墙”了,整个外滩夜里几乎清一色的情侣。当年我还太小,懵里懵懂的,只记得在延安东路天文信号塔到北京东路那路段(爷娘关照的)不知来回逛了多少次,看了三个多小时的大轮船和夜景,才等到离开《血防线上》的爷娘,来“外滩线上”接着我。有这样热爱听书的爷娘,怎么会培养不出这般痴迷评弹的我呢。

如果说还有原因,那一定得说是娘的功劳了。听她回忆,说生下我四五天开始到后来的56天产假里,听“无线电”长篇弹词《描金凤》成了她的每日必修,我喜爱听书的“基因”,怕就是那时落下了。

伴着蒋调名段《玉蜻蜓·庵堂认母》,快要码完本文时,有个心愿油然而生,那就是能学会几段,有朝一日也能穿着长衫上台去亮个嗓:“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

我家附近有一家不大不小的花鸟市场,闲来散步时我经常光顾,最流连的便是各种各样的热带鱼,形态各异的鱼穿梭不停,赏心悦目。这每每使我想起半个世纪前著名书法家胡问遂老师的“鱼缸书道”。

那是我学书法不久,一段时间后觉得进步不大,对书法学习产生了疑惑,顿时觉得书法学习枯燥乏味。正好在一次观展后陪胡老师回家,谈了我的想法,途中路过人民广场,老师突然对我说:小杨,我们到江阴路花鸟市场去看看,我来回答你。在几家金鱼店观看后,停了下来,老师娓娓道来:今天我借用鱼缸的故事帮助你开拓学习书法的视野。你看,书法学习多么像这鱼缸里的游鱼,鱼有的独自停在水里默默静思;有的不停从上到下四处穿梭像自由敏捷的运动员;有的成群结队互相追逐那么稚子童真、充满生机。这些变化着的鱼就像起伏强弱、抑扬顿挫、充满旋律的汉字点画和线条。但万事都有规矩,无规矩哪成方圆。鱼缸里的鱼纵

刻。陈逸飞亦成了他的好朋友,成为他印章的粉丝。他有不少高朋,也给予许多显达刻过印,但他不宣扬,更不借势。

新民晚报80周年庆祝,邀请上海8位著名画家画了八仙祝寿一组8幅画,每幅画上面的印章以及新民晚报80周年庆祝的印章全部是他无偿刻的,最后,他还把一整盒原印都赠送给了新民晚报。

他也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们有一个德州扑克群,但我这个连斗地主都不会的傻子被他们都排挤在外。我把他去世的噩耗告诉这些狐朋狗友,他们都骂我造谣。我希望我是造谣!

他也是个慷慨的人。他钱不多,但喜欢抢着买单。刻印章的手劲大,你还抢不过他。

我见过他还是一个贫寒的篆刻家时的窘困,也见过他为了改善家境当过几年文化公司副总时的兢兢业业。一个男人的不容易,一个本本分分做艺术的男人的不容易,都体现在他身上了。

他本本分分,对名利从没有非分之想,对朋友从来没有利用之心。10多年前,他住得离市中心比较远。我刚好获悉一个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房子的机会,劝他买过来。他心里也想,但钱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去找一位富朋友相助,朋友慷慨地答应无偿借钱给他。不料他说:“我没有稳定收入,万一还不出就对不起人家了。”这个朋友也非常欣赏他,就说:“还不出再说嘛,你担心这

小暑未到,姨妈家栽种的甜糯玉米已经进入成熟期。纺锤状的玉米棒子,挨个儿从粗壮的茎秆腋间处钻出,头顶飘逸的柔发,玉白、金黄、粉色、火红,千姿百态,把那片墨绿的青纱帐点缀得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大自然以生命的最后底色,将粉嫩的美发悄然染成褐色的卷须。棒子们一个个昂首挺胸,似乎在向主人报告丰收的喜讯。姨妈说,再过几天,玉米就老了。于是,在“咔嚓、咔嚓”的撕裂声中,那些玉米棒被我们收获下来。闻着

然有再多变化,也离不开这个鱼缸。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孕育了正、草、篆、隶、行等审美意境各异的字体和风格,供后人欣赏和学习,而再多差异也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在共性基础上追求个性,所谓在有限中追求无法,在有限中寻求无限。恩师教诲如醍醐灌

## 鱼缸书道

杨永健

顶,使我豁然领悟书法之道。

不久,我去胡老师家求教,顺便将我用三角铁做好的鱼缸带去。自从胡老师有了鱼缸,在创作之余,能常常观赏,陶冶性情。我也感受到了书法大师的生活情趣。难道不是吗?其实直到现在,在大众视域里,在书法告别了实用文化土壤的时代里,书法家容易让大家想到学究刻板和本一本正经,然而当我真正走进了胡老师的艺术生活时才发现,书

个干嘛。”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是不肯。

今年,他终于在市中心买了房子,辛辛苦苦装修好了,但……

我后悔前些时候还责怪过他,说他现在怎么鬼鬼的,朋友聚会也很少出现了,不是外面有花头了。他也就嘿嘿笑笑,说忙呀,装修房子呀。

他不是个善于表达的人。我们经常开他玩笑,说他有时候真心想给朋友捧场,结果却捧反了。他是一个重情重爱的人。他不善表达,但他有真爱。他或许只有醉后才会吐露心中真情。但他又很少喝酒。所以平日里他或许默默地承担了不少别人不好解释,现在也不需要解释了。

我在写的时候,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跟我述说听

和雪暖花(乌虫篆) 拾梦闲墨(楚简)

说施元亮去世消息后心情的伤痛。元亮兄,你在天之灵看到了,朋友们是真的爱你的,如同你爱他们。我得到他去世消息之后,一直不敢打电话给他家人核实。悄悄地点开了手机通讯录“施元亮”这一栏,点了出去……电话铃声响起,一直没有人接。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个打给他的电话,以后不会再打。

记得当年陈逸飞去世后,有一天,我突然手机中出现了陈逸飞来电,心情又惊又喜,觉得像是在梦中。接通了,原来是他家人用手机打来的。事后,我把手机中他的电话以及他家人的电话全部删去,我受不了。

或许我也会把施元亮的电话删去,因为我们已不需要用电话,我们用心就可以了。

我在写的时候,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跟我述说听

多年未闻的玉米清香味儿,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到了那段有着太多无奈的难忘岁月。

当年老家生产队按计划种植玉米5亩。清明下种,经过两个月生长,到了芒种,玉米茎秆粗壮,叶片宽厚肥大,把大地装扮得气象万千。茎秆腋间的玉米棒子头戴鲜艳的发须,试探着来到这个世界亮相。然而队长一声令下,全队社员立马出动,镰刀所到之处,情窦初开的玉米便齐刷刷地倒下,仅仅半天时间,十一吨头的水泥船装得小山一样高,生产

法的生活情趣能够丰富的联想,触类旁通,影响艺术成就和教育方法。

此外,恩师还勉励我,除了习字外,还应在字外求功夫,要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边学边悟,如此才能参透书理,在实践中反复印证加以融会贯通。后来我陆续选购精读了一些历代书法论文,才渐渐知道其实在古代,杰出的大书法家都善于“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从社会生活和自然造化中去感悟书道,比如唐代的草书大师张旭就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体悟到了草书的规律,还有如担夫争道、惊蛇入草等,无一不是观察生活来诠释书法大道,使得后学在理解这门艺术时摒弃了照本宣科,恩师显然在延续着中国书法大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

法的生活情趣能够丰富的联想,触类旁通,影响艺术成就和教育方法。

此外,恩师还勉励我,除了习字外,还应在字外求功夫,要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边学边悟,如此才能参透书理,在实践中反复印证加以融会贯通。后来我陆续选购精读了一些历代书法论文,才渐渐知道其实在古代,杰出的大书法家都善于“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从社会生活和自然造化中去感悟书道,比如唐代的草书大师张旭就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体悟到了草书的规律,还有如担夫争道、惊蛇入草等,无一不是观察生活来诠释书法大道,使得后学在理解这门艺术时摒弃了照本宣科,恩师显然在延续着中国书法大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



和雪暖花(乌虫篆) 拾梦闲墨(楚简)

施元亮篆刻作品

说施元亮去世消息后心情的伤痛。元亮兄,你在天之灵看到了,朋友们是真的爱你的,如同你爱他们。我得到他去世消息之后,一直不敢打电话给他家人核实。悄悄地点开了手机通讯录“施元亮”这一栏,点了出去……电话铃声响起,一直没有人接。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个打给他的电话,以后不会再打。

记得当年陈逸飞去世后,有一天,我突然手机中出现了陈逸飞来电,心情又惊又喜,觉得像是在梦中。接通了,原来是他家人用手机打来的。事后,我把手机中他的电话以及他家人的电话全部删去,我受不了。

或许我也会把施元亮的电话删去,因为我们已不需要用电话,我们用心就可以了。

我在写的时候,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跟我述说听

我在写的时候,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跟我述说听

我在写的时候,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跟我述说听



荷塘映照图 (中国画) 汪稼华

我儿子小名“豆豆”,是个不足月的孩子,七个月左右就“面世”了。

出生时,哭声响亮,满脸红通通,骨瘦如柴,脑袋因此显得特别大,颇有外星人ET之风。不过接生的李大夫笑眯眯地说:“孩子挺健康的。”

李大夫是位资深妇产科女医,脸上总是带着文静的笑容,让产妇很有安全感。经她这么一说,大人们顿感安心。

豆豆从小就是个自爱自尊的孩子,极少耍赖、胡闹、闯祸,不过上小学前,特别爱哭,譬如他不喜欢睡觉,可是大人特别希望他早点睡,这样才能轻松做点自己的事。他实在不想睡,于是大哭。如果打屁股以示处罚,他就哭得更大声,且边哭边喊:“妈妈摸摸!妈妈摸摸!”因为觉得被打疼了。

大约三岁左右,有一天,已忘了豆豆生气的理由了,只记得他居然推开客厅纱门,举起阳台上的一个花钵,用力

摔破在地上。当下我气坏了,抡起一根棍,就朝他冲过去!他一边哭一边喊,朝着住在后院的父母家飞奔而逃!我追进客厅,听到他大喊“救命”,接着只见他蹲在台灯一角,惊惧交加!就在那一刻,我放下手中的“武器”,悔愧难当!我这是怎么了!竟用如此粗暴的态度对待一个三岁的孩子!

不用说,这时母亲早已飞速救驾,紧接着脸色苍白泣不成声的小外孙了!

事后,父亲极其严肃地对我说:“你自己好好想想,从小到大,你们姊妹俩有挨过父母如此凶狠的对待吗?孩子才几岁,你是他的妈妈,要有耐心教导,怎么可以动粗!豆豆一向是个守规矩的好孩子,你要问清楚他为什么哭,禁止他哭是没有用的。”

事实就是这样,从小到大,父亲从不打小孩,有时气极了,就卷起报纸,高高举起,作势要打,却轻轻放下……

打骂教育实在是最不文明的一种教养方式,说得直白些,不就等同于虐待小动物一样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该当更早一点儿接受儿童文学熏陶……

打骂教育实在是最不文明的一种教养方式,说得直白些,不就等同于虐待小动物一样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该当更早一点儿接受儿童文学熏陶……

打骂教育实在是最不文明的一种教养方式,说得直白些,不就等同于虐待小动物一样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该当更早一点儿接受儿童文学熏陶……

打骂教育实在是最不文明的一种教养方式,说得直白些,不就等同于虐待小动物一样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该当更早一点儿接受儿童文学熏陶……



荷塘映照图 (中国画) 汪稼华

时间一晃,家乡也建起了占地350亩的奶牛场,青玉米再也不用运往浦东地区了。由奶牛而起,又因奶牛而兴的玉米,终于在家乡扎下了根。放眼万顷良田,五谷杂粮丰茂,喜看家家庭院,瓜果蔬菜飘香。近年来,随着农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昔日糠性涩口的玉米,已经改变成甜糯适中、溢齿留香的佳品。我那年逾七旬的姨妈,一生钟爱土地,由于家庭农场的兴起,整块的地早已不再拥有,荒地杂边地成了她的宝贝,总会被她打理得疏松肥沃,杂草全无。远离化肥农药,享受雨露阳光,长出的任何东西都是天然的。

坐在姨妈家喝茶,目视着一大筐新鲜的玉米,我轻轻拿起几个,剥开层层包裹的叶皮,上面缀满了排列整齐的粒儿,只只光洁饱满,颗颗晶莹剔透,就像姨妈年轻时时候窈窕的身材和俊俏的脸蛋。岁月无情,姨妈衰老了,犹如摘光了玉米棒儿的枯槁的茎叶。我心疼地说:“姨妈,该好好休息了。”“没事,我的身子板硬着呢。”眼看天色不早,我扛起沉甸甸的一袋玉米,与姨妈挥手告别,可是刚迈开几步,一转眼,要强的姨妈又钻进了她那心爱的菜园子……

时间一晃,家乡也建起了占地350亩的奶牛场,青玉米再也不用运往浦东地区了。由奶牛而起,又因奶牛而兴的玉米,终于在家乡扎下了根。放眼万顷良田,五谷杂粮丰茂,喜看家家庭院,瓜果蔬菜飘香。近年来,随着农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昔日糠性涩口的玉米,已经改变成甜糯适中、溢齿留香的佳品。我那年逾七旬的姨妈,一生钟爱土地,由于家庭农场的兴起,整块的地早已不再拥有,荒地杂边地成了她的宝贝,总会被她打理得疏松肥沃,杂草全无。远离化肥农药,享受雨露阳光,长出的任何东西都是天然的。

坐在姨妈家喝茶,目视着一大筐新鲜的玉米,我轻轻拿起几个,剥开层层包裹的叶皮,上面缀满了排列整齐的粒儿,只只光洁饱满,颗颗晶莹剔透,就像姨妈年轻时时候窈窕的身材和俊俏的脸蛋。岁月无情,姨妈衰老了,犹如摘光了玉米棒儿的枯槁的茎叶。我心疼地说:“姨妈,该好好休息了。”“没事,我的身子板硬着呢。”眼看天色不早,我扛起沉甸甸的一袋玉米,与姨妈挥手告别,可是刚迈开几步,一转眼,要强的姨妈又钻进了她那心爱的菜园子……

## 妈妈摸摸

(台湾)桂文亚



明日请看一篇 《胡师教我学竹》。

正大气象

责任编辑:徐婉青